

光明日报出版社

策划 王瑛 陈越光
主编 魏群

人文备忘录

年度
热点

2001—2002·东方·人文备忘录

走向世界200年 丁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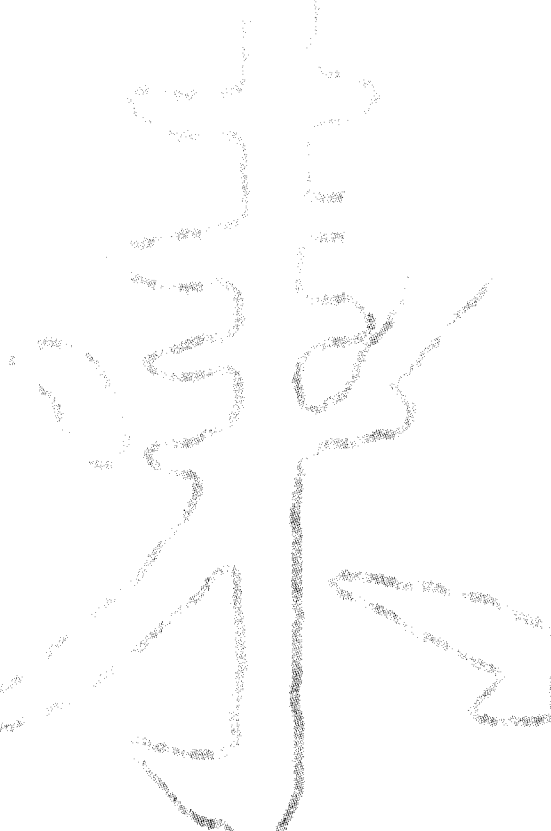
“911”综合症与新的国际安全态势 王逸舟

哈贝马斯在中国 徐友渔

我们的思考并不孤独 萧功秦

走过“之”字形的中国 朱学勤

中国学生权利状况报告 摩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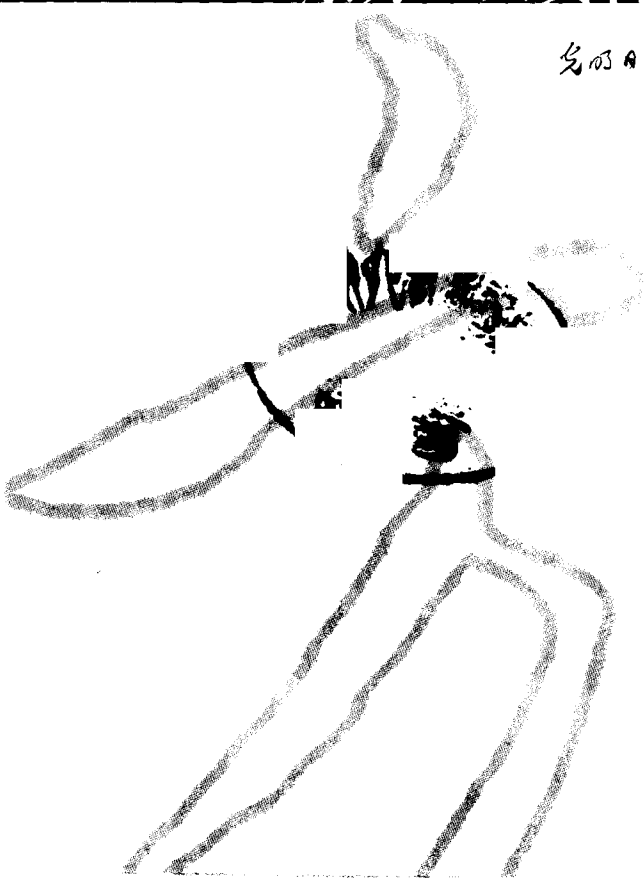


策划 王 瑛 陈越光

主编 魏 群

2001—2002·东方·人文备忘录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人文备忘录:2001/东方杂志社编.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3

ISBN 7-80145-531-2

I. 东… II. 东… III. 大事记-世界-2001 N.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6074 号

2001—2002·东方·人文备忘录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63082437

新华书店经销

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8 开 印张:26.5 字数:520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 000 册

ISBN 7-80145-531-2/Z·22

定 价:48.00 元

[编前语]

世界处于令人难以一言以蔽之的非凡时代，中国与世界同步地处于更加令人难以一言以蔽之的非常时期。

狭隘意义上的知识，已经成为前沿的前沿，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已经被推到了中心的中心。然而，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思考因其衰弱而被反复地呼唤，思想文化领域的空间因其狭小与边缘而被再三地拓展。“世纪中国”网站（www.cc.org.cn）和《东方》杂志以能够参与这辛勤的拓展和真诚的呼唤而感到欣慰。

“世纪中国”是以人文思想和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中文学术网站，自2000年7月19日开通以来，以其客观而理性、丰富而开放、准确而完备的面貌，得到了海内外思想文化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同，目前已拥有数百位各学科优秀的作者队伍，库存原创稿件6000万字，点击率日平均4万人次。成为全球中文人文社科类影响最大的网络媒体。

为了充分发挥“世纪中国”网站资料库、人才库的优势，2001年3月起我们开始主办《东方》杂志，试图通过网站与杂志资源共享、手段互补的方式，探索信息时代公共传媒新的功能与特性。与“世纪中国”网站相比，《东方》杂志在内容与形式的定位上，都更加关注青年知识群体。

事实证明，我们的理想并不是妄想。作为开放的平台，网站与杂志面世近两年来，面对重大事件和话题，其反映的速度，参与者的广度，讨论的深度，都说明这两个媒体已经具备了健康成长的基础，并显示了它正在走向成熟的实力与潜力。

《2001·东方·人文备忘录》是网站与杂志代表性文章的结集。我们期待着，读者能从中窥见到编者的视角与姿态，能从中感受到编者的思考与追求，我们还期待着，有更多人能和我们同行在辛勤拓展的道路上，有更多人能与我们共同呼唤。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2002·东方·人文备忘录》以及今后将陆续出版的“东方人文书系”一定比这本更加厚重，更有阅读快感和保存价值。

《东方》编辑部

2002年3月

[目录]

>> 911 警示：恐怖主义挑战人类文明

- 003 国际恐怖主义对文明的挑战与中国在全球化世纪的选择
015 世贸废墟：现代性的巨大伤口
019 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
027 寻找人类共同的上帝
029 走向世界二百年
035 和平主义的现实困境
038 “911 综合症”与新的国际安全态势
046 “恐怖”之后
049 恐怖主义的定义和 911 事件的道德判断
052 思维癌病房

喻希来
于展綏
马克义
王晓华
丁 林
丁 林
王逸舟
郑家栋
时殷弘
周泽雄

>> 回到鲁迅的话语现场——纪念鲁迅诞辰 120 周年

- 059 回到鲁迅的话语现场
061 致命的误读
064 鲁迅已死
066 存在一个被意识形态化的鲁迅
070 鲁迅在人格上的畸变和升华
073 我眼中的鲁迅
079 东方主义？阿 Q 主义？
085 鲁迅的“生命”与“鬼”
094 将混乱进行到底
097 《鲁迅先生》是演给王朔和钱理群们看的

谢有顺
阎晶明
部元宝
刘洪波
郭飞熊
楚 天
杨曾宪
伊藤虎丸
郝 建
安 替 整理

>> 哈贝马斯在中国

- 103 哈贝马斯中国之行记述
109 它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
114 哈贝马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118 西方世界的晴雨表

逢 之
章国锋
陈 娟
马汉广

121 不要盲目崇拜哈贝马斯	王晓华
124 哈贝马斯在中国	徐友渔
130 哈贝马斯走了	曹卫东
134 我们如何对待哈贝马斯	思想者

背景资料:

136 信仰与知识	哈贝马斯
140 哈贝马斯: 出位之思	曹卫东
145 交往理性与文化间性	曹卫东

>> 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

153 中国: 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	萧功秦
157 我们的思考并不孤独	萧功秦
161 中产阶级与现代民主制度	毛寿龙
166 两岸三地的新中产阶级	余秀兰
172 知识分子: 从立法者到解释者	王 宁
176 知识分子: 在漂泊中寻求归宿	黄 平
184 当理想成为知识分子的“误区”时	邵 建
189 20 世纪的维也纳学人	冯克利
193 龙应台: 大众传播中的公共知识分子	李 静
196 转型期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	卢周来
202 论自由撰稿人	丁 东 / 谢 泳
208 一九五七年的生与死	谢有顺
216 钱钟书与中国学人的欠缺	王晓华
218 人文关怀与超越人道主义	王晓华

>> 宽容·自由主义·全球化

223 宽容与民主同是“五四”的珍贵遗产	王 毅
228 还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	资中筠
233 “五四”: 从爱国激愤到制度寻思	袁伟时
237 魂归五四新文化	李新宇
241 两种民主的反思: 共和主义和与自由主义	许纪霖
253 “制度碰撞”与“文化交融”: 全球化的两种景观	秦 晖
261 追问与自觉	沟口雄三 / 孙 歌
270 现代文化基地的守护与重建	李新宇

>> 现代中国学术的命运和前途

- | | |
|--------------------------|-----------------|
| 279 学术贫困与学者自律 | 陶 人 |
| 285 让学术成为思想的风骨 | 邓晓芒 |
| 288 学术的学派化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建构 | 王晓华 |
| 293 学者、思者与贩者 | 倪梁康 |
| 297 学术与杂耍 | 乔新生 |
| 299 “学术国际化”的猫腻与蒙事 | 陈跃红 |
| 305 假文凭与方鸿渐的“玩世哲学” | 余岱宗 |
| 309 打倒与建立：也说学术打假 | 罗厚立 |
| 314 不该污染的学术净土 | 朱 煦 / 杨玉圣 / 胡正荣 |
| 320 学术评奖的负效应 | 杨玉圣 |

>> 成长的权利与教育

- | | |
|----------------------|----------|
| 325 一位高中生给教育部长的信 | 唐 磐 |
| 328 在作弊中慢慢成长 | 王 怡 |
| 332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 筱 敏 |
| 337 五十年间言定验 | 徐晋如 |
| 339 中国学生权力状况报告 | 摩 罗 |
| 345 大学生讲英语把美国大使听懵了 | shengmar |
| 350 恢复教育的人文性、民主性和公正性 | 杨东平 |
| 355 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 | 智效民 |
| 361 需要十字路口的中国教育 | 陈越光 |
| 363 大学扩张的道德边界 | 陶 人 |
| 367 教育：不该是“统一牌”方便面 | shengmar |
| 371 大学的理念 | 童世骏 |

>> 申奥成功与中国入世

- | | |
|--------------------|-----|
| 379 历史将铭记 | 王 瑛 |
| 380 世界仰慕北京 | 新 华 |
| 382 中国作家在申奥决胜之夜 | 舒晋瑜 |
| 386 中国的成人礼 | 李 方 |
| 388 共同底线与全民共识 | 王 瑛 |
| 389 妨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两大顽症 | 袁伟时 |
| 392 走出 WTO 十大认识误区 | 茅 杰 |

396	百年开放史上最重大事件	于 安 王 涌
408	走过“之”字形的中国	朱学勤
414	中国入世：一个历史的诠释	feishi
416	当昨天的多哈已经成为历史	李华新
418	让生命的根本权利获得尊重	曾德雄
420	新三角对中国的影响	Liu JJ

>> 网络·传媒时代的文化

425	后信息时代的文化帝国主义	李晓明
431	网络时代的文化范式	傅治平
438	互联网与参与民主制的复兴	sophist
440	新闻网站、公共空间与民主社会	苏钥机 / 李月莲
446	知识分子和网络文化	李欧梵
447	网络文学·纸媒体·网络作家	余岱宗
451	互联网·文学·第三文化	王 毅
454	世纪末的华丽	戴锦华
457	走出网络经济神话	betray

>> 2001 年人文事件大事记

第 1 部分

911 警示：

恐怖主义挑战人类文明

国际恐怖主义对文明的挑战与中国在全球化世纪的选择

喻希来

世贸废墟：现代性的巨大伤口

于展姝

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

马克义

寻找人类共同的上帝

——从 911 事件看超越诸神相争困境的至上意义

王晓华

走向世界二百年

丁 林

和平主义的现实困境

丁 林

“911 综合症”与新的国际安全态势

王逸舟

“恐怖”之后

郑家栋

恐怖主义的定义和 911 事件的道德判断

时殷弘

思维癌病房

周泽雄

>> 1

911之后，恐怖主义开始深入人心，世界以罕见的热情开始了一场浩大的思考和讨论。现在看来，在那黑暗的一天，毁灭的不仅是世贸中心，也是人类文明中那些曾经风靡一时的思想偏见，以及关于世界安全的简陋幻想；世贸现场留下的也不仅是难以计数的垃圾，更有一系列急待清理的盘旋在人类心中已久的思想死结。尽管美国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已经取得初步的胜利，但每个人内心的反恐旅程还远没有开始。将部分有关911警示的文字辑录起来，我们就会发现，这场改变了世界格局的恐怖事件，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讨论是有益的，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一条细小的心灵路径，以期最终带我们走向正义和美好之地——当人类能够将灾难的警示转换成有效的文明遗产时，未尝不是向积极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国际恐怖主义对文明的挑战 与中国在全球化世纪的选择

→ 喻希来

“9·11”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事件发生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事件中的人,对每一个无辜死难者表示哀悼,对他们的家人表示慰问,对事件中的英雄(与恐怖分子英勇搏斗的飞机乘客和恪尽职守的消防队员们)表示钦佩。其次,人们想到的是事件的宏观效应,关心其对全球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的广泛与深刻影响。然后,人们想到了历史,试图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理解它的意义。《纽约时报》写道,美国的历史被改写了,今后人们谈美国的时候,会以9月11日之前和之后来谈美国。我们同样可以说,“9·11”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把“9·11”事件比喻为“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是非常贴切的。珍珠港事件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之前是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节节胜利和达到巅峰;之后是它们的逐一崩溃和自由民主成为世界主流。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于未来的走向有些看不清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既有自负的狂言,也有悲观的预告。“9·11”的冲天烈焰终于点燃了心灵的火炬,照亮了人类21世纪的前进方向。阿拉法特于9月17日宣布,他已明确下令巴方武装人员彻底停火,并希望犹太新年能够成为“巴以和所有地区人民和平与安全新世纪的开端”。这个“和平与安全新世纪”,将是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世纪,全球治理和全球文明基本成型的世纪。

恐怖主义向全球文明宣战

9月17日,亨廷顿在接受德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这次战争不是文明的冲突,而且文明也不应该互相冲突。”“这次恐怖事件是对全世界文明社会的‘野蛮的攻击’。不能把这次犯罪解释成‘文明的冲突’,其关键的原因是伊斯兰政府和民族对恐怖事件的态度。”奥萨玛家族在“9·11”后立刻与拉登划清了界线,沙特阿拉伯政府则早就开除了他的国籍。什叶派的伊朗外长哈拉齐9月16日说,“伊斯兰教反对恐怖主义,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谴责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行为”。逊尼派教长坦塔维也在埃及

表示,美国有权为了自卫而对恐怖分子采取反击行动。穆斯林世界东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西至土耳其、阿尔巴尼亚、波黑、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奥萨玛及其恐怖主义组织虽然已经渗透到几十个国家中,但在阿富汗以外的整个穆斯林世界并没有取得支配的地位。反过来,美国朝野也没有把矛头指向伊斯兰文明。路透社的民意调查显示,仅有8%的美国人把美国的敌人视为整个伊斯兰世界,84%的美国人都冷静地表示美国的敌人是“一小撮、可能信仰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分子”。布什总统9月17日在一个伊斯兰中心进行慰问时说:“美国人民要知道,对无辜者实行暴力违反伊斯兰信仰的基本原则,恐怖主义不是伊斯兰人的信仰。”“那些认为可以通过恐吓自己的同胞来发泄愤怒的人不代表美国好的一面,他们是人类的败类,应该对这种行为感到羞耻。”“在美国,必须要让那些身着穆斯林传统服装的穆斯林妇女在外出时感觉舒服自在。戴面沙的穆斯林母亲们不能受到恫吓。否则,就不是我所知道美国,就不是我所珍惜的美国。”

当今世界正处在从多文明时代向全球文明时代的过渡时期,过去的各个世界性文明正在演变为多元一体的全球文明中的子文明或亚文明。不论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还是东亚文明,都有大致相同的伦理底线,被称为道德“金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去待别人”,和被称为道德“银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其中最基本的两条。违背了基本道德律,就与任何一种文明不相干,更不可能有助于任何一种“正义事业”。德国总理施罗德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这不是文化的冲突,而是对文化的打击;恐怖主义试图打击世界经济的发展,必将遭致失败。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文明建立在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纽约及其世贸中心正是这一新文明的象征。据美国国务院统计,针对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自杀性恐怖袭击造成5000多人死亡,遇难者分别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两岸三地和美籍华人死难者也有近百人。据安邦集团研究总部紧急事态小组的研究,“9·11”袭击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损害将高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0年的GDP)。恐怖主义分子不仅仅是向美国宣战,向西方文明宣战,也是向全球文明宣战。

文明与邪恶的斗争

普京总统9月17日在亚美尼亚叶勒万大学演讲时说:袭击美国的恐怖主义行为和当年纳粹分子一样凶残。从这一悲剧中汲取的主要教训是我们必须加强国际安全,建立新的安全体系,来对付“新纳粹”。

“9·11”事件是长期策划的结果,是一系列成功与不成功的恐怖主义袭击中最突出的一次。而且,其策划者并不仅仅把矛头指向美国政府,甚至也不限于针对美国人民。“任一国内的任一个伊斯兰教徒有责任杀死美国人及其盟邦(无论军民)”,这就是奥萨玛的训令。他的恐怖主义组织发言人在接受CNN采访时说:“伊斯兰一定要统治全世

界,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会继续奉献自己的生命。”

汪丁丁在《民主社会的困境及希望》中指出:恐怖主义与其它社会现象一样,有着不断演变的形态,从它的古典形态——个人恐怖主义,到它的现代形态——政治恐怖主义,演变为它的“后现代”形态——种族恐怖主义。一方面,恐怖主义行动从单枪匹马的有时甚至是崇高的个人英雄主义行动演变为高度有组织的、有巨额财政支持的、以意识形态和其它思想资源为依托的、大规模现代协调行动,然后再演变为最黑暗的、邪恶的、无视人类起码道德规约和本民族宗教信仰的种族灭绝行动。另一方面,随着恐怖主义形态的演变,恐怖行动所追求的目标也发生相应演变:对个人恐怖主义者而言,成功暗杀是最高目标;对政治恐怖主义者而言,达成政治妥协才是最高目标,劫持人质则处于从属位置;对种族恐怖主义者而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WMD)的成功运用是最高目标,因为非如此而不能消除敌对种族。把“后现代”形态的恐怖主义称为“新纳粹”,是完全恰如其分的。“新纳粹”与“旧纳粹”的区别,在于它还没有掌握后者曾拥有过的那种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

文明可以比作一个社会的资本存量,如果对它经营不当,文明的再生产出现障碍,当期的文化流量便质次量少;经营得好,便会出现一个文化的繁荣期。一方面,绝大部分鲜活的文化活动不会进入可以累积和遗传的文明;另一方面,历代累积和遗传下来的文明也不一定在当下的文化或杜威所谓“经验性事物的当下流向”中充分 and 完整地表现出来,文明既可能被暂时遮蔽,也可能永远地遗失。当我们说到某个文明时,指的是迄今为止创造该文明的人群应付各种环境所取得的总成绩,它凝结在各种文物典籍、工艺技能和社会制度中;当我们说到与之相应的某个文化时,指的是该文明在当下境况下的具体表现形态,眼下这一代人所有生活方式的总和。当代阿拉伯—穆斯林文化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态,有主张政教分开的,也有主张政教合一的;有主张宗教对话的,也有主张圣战的。这一庞大的文化体系中既有精华,也有平庸的填充物,还有邪恶的病灶。可以断言,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充其量是一种邪恶的流行文化现象,将随着岁月而烟消云散,绝没有机会进入伊斯兰文明的宝库。

南非图图主教曾引述非洲古老智者的话:“剥夺他人的人生,即意味自己不成其为人。”汪丁丁说:由人类发动的对人类自身的残杀,是邪恶当中最大的邪恶,不论这邪恶发生在乌干达还是发生在纽约,不论这残杀是以战争的名义、以民族的名义、还是以信仰的名义。邪恶源于文明而又反对文明、玷污文明、毁灭文明。弗洛伊德早就阐述过文明与反文明的关系,指出文明社会永远存在着崩溃的危险,文明必须尽其最大的努力来对源于人类动物性的进攻本能加以限制,并且运用心理的反作用结构来控制它们的显现。邪恶作为文明的溃疡可以从任何一种文明中产生出来,昨天是纳粹主义,今天是奥萨玛主义,明天也可能是主张中华利益至上的某一主义。善良的人们永远要保持警惕。

从防御转向反攻

在“9·11”之前,恐怖主义袭击作为跨国刑事犯罪问题只能靠国际间司法合作来解决。刘宗坤在《反恐怖主义:从法庭到战场》中指出:“这里就存在一个难题:国际间司法合作没有效率,为恐怖主义留下了生存壮大的空间,而受害国单方面对恐怖组织发动战争又不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由是之故,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活动基本上束手无策。这是某些跨国恐怖组织能够在十几年间迅速坐大的重要原因。9·11恐怖袭击是一个转折点。自此美国政府始明确地将恐怖活动界定为战争行为,并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对恐怖活动的重新界定,意味着国际间将不再主要靠司法手段解决恐怖犯罪问题,军事打击将会成为对付恐怖活动的主要手段。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做法,它不再依靠那种毫无效率的司法手段,转而依靠更有效率的战争手段。司法手段可能不会被完全抛弃,但只是起到辅助作用。”“9·11”之后的美国已经决心将它“掌握的一切资源——每一种外交方式、每一个情报工具、每一类执法手段、每一股财政力量和每一种必要的战争武器——用于瓦解和捣毁全球恐怖主义网络”。

国际社会联合反击恐怖主义网络的“21世纪第一场战争”之所以必要和可行,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在传统战争中,进攻一方通常需要拥有防御一方三倍的兵力,否则便难以取胜,因此不具有压倒性优势者通常会选择防御战略。而基于价值观和国内体制方面的原因,即使民主国家掌握了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也不会主动进攻其他国家。然而,眼下的恐怖主义战争却造成了攻守易势的全新态势。据说策划、准备和实施“9·11”袭击所动用的全部资金不过50万美元,而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是1万亿美元,几乎可以说是“零成本”进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福克斯电视新闻访谈节目中说:“每一个人都必须明白,恐怖分子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采取任何技术展开突袭。”“恐怖分子攻击的可能是船只,也可能是地铁。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这类无迹可循的恐怖主义手段,还有生化战争,并利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以及通过网站展开攻击。”仅仅建设一个NMD系统就要花费上千亿美元,如果要针对所有可能的恐怖主义袭击手段都采取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就是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富国也会捉襟见肘。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有一个比喻:对于足球守门员来说,一百个球守住九十九,只要进一个球,就输了。采取进攻态势铲除全球恐怖主义网络,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最有效和最经济的选择。

新的世界大战

拉姆斯菲尔德说,美国对恐怖主义袭击的回答并不只是针对奥萨玛以及他的组织,

而是针对存在恐怖问题的所有地方。他认为,恐怖分子在世界上 50 至 60 个国家活动,其中包括美国。在另一方面,拥有 19 个成员国的北约组织首次启动旨在共同防御的第 5 条款,明确表达 9 月 11 日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等同于对整个北约联盟的袭击。拥有 34 个成员国的美洲国家组织(包括除古巴外的所有美洲国家)随后也启动《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通称《里约热内卢条约》)相关条款,以支持遭受恐怖袭击的美国,该组织宣布,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已对整个西半球的安全构成威胁。至 9 月底,美国已收到包括北约、东盟、伊斯兰会议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组织的 46 份支持声明,有 100 多个国家的政府明确表示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组织。联合国安理会于 9 月 28 日晚全票通过了反恐怖主义决议案(安理会决议 1373 号),要求所有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严厉打击那些为恐怖主义组织提供资金、出谋划策或提供庇护的组织或个人,肯定了会员国拥有对付恐怖主义的“独自或集体的自卫权利”。由此可见,发动恐怖主义战争的一方与反击的一方都是跨国性、全球性的,既包括国家也包括非政府组织,用一位俄罗斯将军的话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

战争就会死人,世界大战会死更多的人。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说,人们反对一切战争。但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当战争不可避免时,牺牲者的鲜血也从来不会白流。回顾百年来的四次世界大战,经过每一次战争,人类的道德都得到升华,人类的自我治理水平也得到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上一个世纪之交,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西方国家达到顶点,每一个国家的民众都认为攫取和捍卫本国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连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也支持政府的殖民政策和扩张政策。一战的爆发虽然是由偶然事件所导致,但其内在的根源则是欧洲列强普遍认同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残酷和惨烈促使思想家们对西方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战后帝国主义思潮失去了势头,左翼思潮风起云涌,红极一时。当时的美国总统提出了后人以他名字命名的威尔逊主义,主张:用“有组织的普遍和平”来取代欧洲列强的传统均势政策;承认民族自决权,各附属国的人民都应赋予独立;成立国际联盟,建立“舆论支持下的法治”,“遵循唯一的准则就是有关各国人民的权利平等”。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等庞然大物在一战中覆灭,一批欧洲中小国家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得以在战后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二战的爆发与英美法等西方民主国家无关,当时在这些国家盛行的是和平主义的绥靖政策。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利用一战失败后德国人的沮丧和复仇心理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对内极权专制、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体制,与国家体制类似的意大利、日本携手,并一度得到苏联的协助,悍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二战中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中流砥柱与精神灯塔。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和四项基本原则——民族自由原则、公民自由原则、

交往自由原则和非战和平原则，先写入“大西洋宪章”，继而成为联合国宪章的基础。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在二战中覆灭，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朝鲜、越南等亚非国家在战后陆续独立，延续了三个多世纪的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被彻底抛弃。

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法西斯阵营的四十年冷战。由于核武器的威慑，美苏两国之间没有爆发直接战争，但在两个阵营的边缘和中间地带发生了一系列的代理人战争。苏联阵营的扩张在西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和古巴危机中被遏制，在中印半岛和非洲一些地方得偿所愿，在阿富汗则先胜后败。由于专制压制了创新，扩张掏空了内瓤，苏联及其阵营最终自我瓦解，成为冷战的输家。冷战结束后，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样化作为世界秩序的轴心原则得到普遍的认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践踏人权的政权成为千夫所指的孤家寡人。

正在揭开帷幕的第四次世界大战是国际反恐主义战争。恐怖主义国际网络为了实现统治阿拉伯半岛、穆斯林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狂妄野心，在沙特阿拉伯、索马里、坦桑尼亚、肯尼亚、车臣、莫斯科、克什米尔、新疆、北京、纽约、华盛顿向文明世界发起了持续不断的、惨绝人寰的挑战，国际社会忍无可忍，终于吹响了全球性反击的号角。布什总统在国会讲话中说：“这些恐怖主义分子杀人，不是仅仅为了结束人的生命，而是为了瓦解和扼杀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继承了20世纪一切凶残恶毒的意识形态的衣钵。为了实现他们激进的意念，他们不惜以人的生命为代价——他们背弃除获得权力的意志以外的每一种价值观念——他们走的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道路。”“我们的反恐主义之战以‘基地’组织为起点，但并不以此为终结。这场战争将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我们找到、制止并捣毁每一个全球性恐怖主义组织。”“这是世界之战。”

这次新的世界大战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基地”组织的全球大本营和它的包庇者阿富汗塔利班当局，以及继续研制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并拒绝联合国对其实施核查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第二阶段的目标是分散在几十个国家中的恐怖主义网络，由国际反恐主义大联盟协助当地政府将其逐一肃清。在海湾战争后，以巴和解进程迈出了很大的步伐；相信在这次反恐主义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将会实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争端也会得到解决。届时，全球治理体制将显现出雏形，对践踏人权的政权和本国合法政府无力清除的恐怖主义巢穴进行国际干预将成为国际惯例，全球经济一体化将得到全球政治一体化与民主化的保障、调剂与补救。

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曲折

美国作为当今唯一超级大国，能否带领反恐主义大同盟打赢这场“世界之战”，进而开创全球治理的世界新秩序，主要障碍不是狡猾凶残的恐怖主义者，也不是口是心非的同盟者，而是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要看美国人民有没有足够

的耐心与牺牲精神,要看美国政府有没有大政治家来掌舵领航。

一战后在美国倡议下成立国际联盟,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成立联合国,都曾给世界人民带来长久和平与国际正义的希望,但是人类注定要经历更多的劫难。威尔逊总统中风不能主持国政,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夕突然病逝,使得在历史关键时刻美国缺少了有经验和威望的国务活动家,运用它独步天下的军事优势、物质力量和道义力量来左右世界的走向。斯大林看不起毫无声望的杜鲁门总统,在东欧和东亚都采取了扩张战略,从而导致了冷战的爆发。

在里根总统强有力的领导下,美国终于打赢了冷战。冷战结束后,人们再一次谈论世界新秩序。1990年欧安会首脑会议签署的《巴黎新欧洲宪章》宣称,必须把自由、民主、多党制、私有制等作为未来国际秩序中必须采纳的普遍原则。老布什总统在1991年度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说:“世界新秩序”是“一种强烈的愿望”,“也是一种机会”。“在海湾,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曙光——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一致地认为不能用武力来解决争端,而且在这种共识受到破坏时世界将作出反应,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社会。”“建立世界新秩序——在新秩序中,把不同的国家吸引到一起从事共同事业,这就是实现人类共同的愿望:和平和安全、自由,以及法制。”但是,海湾战争所造成的有利于形成世界新秩序的良好态势,被克林顿和叶利钦这两位过去十年中风头最健的政治家给耽误了,使奥萨玛之流得以趁机坐大。

“9·11”事件导致了肇事者事先没有想到的两个后果:全球空前一致的团结,美国空前的觉醒与振作。布什总统誓言:“我们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我们受到了巨大损失。我们在悲痛和愤怒中认清了我们的使命和时机。自由正在和畏惧交战。促进人类自由——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成就和每一个时代的巨大希望现在完全依赖于我们。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一代人——将为我们和人民和我们的未来解除阴暗的暴力威胁。为完成这一事业,我们将以我们的努力和勇气联合全世界的力量。”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布什的国会演说很能引起美国人的共鸣,觉得他正好代表了现在的美国人:必须跳出从前只知有美国的日子,而面对一个新的世界进行调适。《华盛顿邮报》记者威廉·德罗·迪艾克说:对美国的破坏性打击,已迫使布什政府作出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从基于美国狭隘利益的独干变为寻求全球联盟以对抗恐怖主义。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督导员托马斯·迪莱9月13日称,在美国总统布什寻求国际社会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之际,共和党将放弃反对美国缴纳拖欠的联合国会费的立场。现在对美国来说,孤立主义已经不是一个问题,“9·11”事件告诉人们,孤立并不能带来安全。从美国政府没有急于采取军事报复行动而首先致力于构建反恐怖主义全球联盟的外交活动来看,它已经认识到单边主义的局限性,至于美国能否彻底摆脱单边主义的诱惑,尚需时间来检验。